

惊艳观众的春晚节目《百鸟归巢》中，五名南音乐师均是来自厦门市南乐团的年轻男演员

他们中大的不到30岁，小的只有20岁，但都已结缘南音至少十余年

南忘今宵

本版本/本报记者 郭睿

春节过后，厦门市南乐团的演员突然“不够用”了。18名演员登上春晚节目《百鸟归巢》，一下给团里带来了“流量红利”，演出邀约密集涌来，许多都点名要“上过春晚的”。元宵节这一天，有四场演出要安排，团里特意把上过春晚的演员打散分配，以求“雨露均沾”。

春晚节目中，处在舞台C位、位于歌手谭维维周围的五名

年轻男乐师吸引了许多关注。被称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古南音，原也有这么多“小鲜肉”参与其中，让很多网友直呼意外。五人都来自厦门市南乐团，生于1994年至1995年的王进鑫、许艺铮、何泓滨、欧颜云靖分别司职琵琶、二弦、三弦、洞箫，演奏拍板的蔡圳翔则是“00后”，还不到21岁。年纪虽轻，但他们其实都是浸淫南音至少十余年的“老演员”了。

韵的南音，他们过去向来是徐徐走向舞台中央。

这次上春晚，对厦门市南乐团的年轻人而言就是一场“奔跑着”的经历。去年11月接到邀请后，他们就在厦门开启紧张的准备，采样录音、反复排练；去年12月8日到北京后，又投入到春晚的数次彩排、联排中，留给节目全阵容一起合排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值得欣喜的是，这个千年南音与流行音乐创新融合的作品一路被春晚导演组看好。“节目排序不断往前调，从第八个一直调到了第三个。”何泓滨说。

节目的第一个特写镜头，对准的是吹洞箫的欧颜云靖。年三十晚上，他的父母在电视机前看到直播镜头多次给到儿子时，既惊喜又惊讶——电视上的儿子瘦了一圈，差点让他们不敢认了。“减了32斤，在北京时我一天只吃一餐，每天跳绳4000下。”欧颜云靖说，春晚舞台要求很高，个人上镜形象不好，会有被节目组换下的风险。最终，瘦下来的他不仅顺利登台，还收获了许多特写镜头，一下子成为亲朋好友朋友圈的“流量密码”。“有家餐厅我只去过一两次，老板也把我从节目截图里圈出来，发在朋友圈说，这人来我店里吃过饭。”

捧着手机，回复不断涌入的祝贺信息，是五名乐师演出结束后的统一姿势。“突然就‘炸’出了微信里好多‘失联’已久的同学。”何泓滨笑道。那天他们在后台一直待到凌晨2点，一边反复登上春晚的激动，一边感受着春晚后台的欢乐。“从来没在哪个演出的后台感觉这么爽，从彩排到正式表演，每个人都很快活。”许艺铮说，正是这种氛围，帮他们缓解了初上春晚的紧张。



春晚节目《百鸟归巢》直播画面。(视频截图)

除夕，央视一号演播厅，春晚第二个节目一结束，抱着乐器候场的五名南音乐师立即拔腿狂奔上台。60秒后，当镜头从观众席前的主持人身上再次切回舞台，他们已“气定神闲”在舞台中央就位。洞箫声起，南音的瑰丽世界向观众打开。

这是分秒必争的一分钟。五名乐师所在的舞台区域会在演出中升高两到三米，所以他们上台时必须迅速精准定位。“春晚舞台用的是LED地板，灯光打下来，每一块‘砖’看起来都一样。”王进鑫告诉记者，春晚是不允许演员在舞台上做记号的，后来经过沟通，节目组同意在他们上场时，将指定区域先行升高10厘米。但即便如此，为了以最佳状态亮相，他们仍必须抢出更多时间，及早落位。这也是五名乐师第一次体验跑着上台——表演古风古



▲上周，厦门市南乐团登上春晚的五名乐师在进行日常排练。左起依次为：何泓滨(三弦)、王进鑫(琵琶)、蔡圳翔(拍板)、欧颜云靖(洞箫)、许艺铮(二弦)。(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南音拍板

第一次要跑着上台 登了这么多年南音 登台春晚

2

同门学艺

其中两人与妻子同上一春晚
四名“90后”同班同宿舍

去年10月正式入职厦门市南乐团，11月开始备战央视春晚，年仅20岁的蔡圳翔没想到，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就堪称“天花板”。出生于泉州南音世家的他，5岁就开始学南音了。“小时候身边同学学钢琴、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我摸的是南音乐器。”这次春晚他演奏的拍板，便是南音独有的乐器。

2011年，蔡圳翔9岁，4年的南音学习已经让他迷上了这门古老曲艺。正是在这一年，刚从厦门松柏中学初中毕业的许艺铮和来自泉州的同龄人王进鑫、何泓滨、欧颜云靖在厦门艺术学校(以下简称厦门艺校)的考场上相遇。自上世纪80年代复团后，厦门市南乐团就不定期委托厦门艺校开办南音班，主要面向初中毕业的孩子招生。“我们那年报考的人很多，到最后的复试阶段还有200人。”许艺铮说。那届南音班最终招收18人，男生5人。

报考南音班，许艺铮、何泓滨是受家庭影响，家中长辈从事南音，让他们从小耳濡目染。而对王进鑫来说，遇见南音是一次偶然。“我家里没人干这个，上小学时有次在儿童节表演相声，结果被老校长拉去了南音兴趣班。”王进鑫说，“估计是觉得我连那么长的相声都能背下来，学习要背谱的南音应该也没什么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他逐渐喜欢上了南音，并跟着专业老师学起了保留古时横抱弹奏方式的南音琵琶。和其他三人相比，当初站在南音班入学考场上的欧颜云靖，就是一张白纸，“家里没人从事南音，报考前也没学过，不过我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所以当时很支持我。”

入校后，四人既是同学又是舍友，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学业上的较量也自然发生。“进校第一年学校给我们分配乐器，安排我学洞箫，但我一开始都吹不响。”欧颜云靖说，“感觉第一年我就是陪学，大家能够直接演奏演唱，我只能在一旁看着。”但也是这段经历刺激了欧颜云靖，他四处找南音录像带和录音带，反复跟着学，技艺渐长的同时也真正爱上了南音。

2014年毕业后，四人均被厦门市南乐团择优录取。团里介绍，他们这班学生都是1995年左右出生，跟上一届南音班学生差不多差了15年，当时从圈内到媒体，都在说“90后”南音人来了。如今，这批“90后”已然成为厦门市南乐团的主力军，此次团里参演春晚的18人中，他们就占了15人。这其中还有两对夫妻档——何泓滨与爱人郑小玲，欧颜云靖与爱人蔡静如。何泓滨和郑小玲的新婚时光，恰恰就是在“上春晚”中度过的。两人去年12月1日刚在何泓滨的泉州老家办完婚宴，12月8日就已经随队到北京了。“我们都喜欢乐器，原本计划先去景德镇度个蜜月，结果大家笑我们是跑到春晚度蜜月了。”何泓滨说。

和优秀的“90后”前辈一起赴京，对蔡圳翔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团里，大家都叫他“小熊猫”，因为南音男唱员当前比较稀缺，而擅长演唱的他正是团里为此特别挖掘的新人。如今，比蔡圳翔更年轻的南音力量也在厦门成长。就在去年，厦门艺校南音班时隔11年再度开班，一批生于2007年至2008年的孩子走入南音殿堂。

3

大提琴给南音伴奏 传承出新

开发专用软件印制曲谱

跟着许艺铮上春晚的二弦是个老宝贝，“是团里一代代传下来的，经历过三位前辈，到我入团那天开始跟着我。”许艺铮摸了摸琴，“北京气候干燥，它有点变形，每次拿取我都很小心。”

许艺铮的第一把二弦是新琴，从启蒙老师手中接过时，他还读初中。老师不仅授之以艺，还带他走进厦门老城里的三大南音馆阁。“里面常有各种南音活动，至今都很热闹。”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的许艺铮，也带着他的二弦走上了职业道路，接过前辈传下来的老乐器。

去年8月，厦门市南乐团重磅推出的史诗南音《文姬归汉》在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首演，许艺铮没带二弦上台，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大提琴。“我们的民族乐器中，低音声部比较少，学大提琴时就想着有一天也许能洋为中用。”许艺铮等到了这个机会。《文姬归汉》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以南音为主体，融入中西剧场语汇，引入西洋弦乐配器就是其中一个亮点。“学大提琴后以另一个视角再去听南音，又会有很多新的理解，发现更多此前没有体会到的南音之美。”许艺铮仍在尝试涉猎更广泛的乐器领域，“期待有机会把更多新想法带到南音创作中。”

拥有十八般武艺的年轻人正带给南音更多新变化。2016年，厦门市南乐团发行了《南音古曲选集》，成为厦门南音界的现象级事件，因为这本书里的曲子是用电脑工义谱软件打印出来的。“南音的记谱方式为古谱记谱，以前都是手抄本，后来团里与技术公司合作，推出了专门的软件，相当于南音曲谱专用的一套输入法。”作为熟用电脑的年轻人，王进鑫深度参与了多项相关工作。在他看来，年轻人更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南音多带来一些变化。“我们也在努力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融入南音的创作和传承。”

乐团并不担心春晚带来的“南音热”会只是一阵风。近年来，特别是在2017年登上金砖厦门会晤文艺晚会之后，厦门市南乐团的演出舞台一直在扩展延伸。春晚节目《百鸟归巢》并不是南音和流行音乐的首次结合，此前厦门市南乐团还与李宇春、戴荃、杨慕等歌手有过合作。“进团这些年来，我们从来觉得从事南音是小众、冷门的工作，相反，我们很庆幸这个平台给予我们的机会。”何泓滨说。

这两天，位于中山公园内的厦门市南乐团驻地南音阁，时不时就会唱响《百鸟归巢》，这是团里在为22日即将在嘉庚剧院举办的专场演出做准备。届时，厦门市南乐团将首次在厦演绎春晚版《百鸟归巢》，参演春晚的18名演员将悉数登场。另一个消息是，现场同样也会演出传统版本的《百鸟归巢》。传统与现代珠联璧合，年轻一代与千年南音的故事还在继续。